努尔哈赤崇天信天及其影响

陆海英

Nurhaci believed in the mandate of Heaven. His thought originated partly in Jurchen primitive religion——Shamanism——with its belief in heavenly gods, and partly in the Confucian thought of the Han Chinese landlord class. His belief in heavenly gods played a rallying and cohering role in his unification of the Jurchen tribes.

在清朝乃至中国封建史上，努尔哈赤都堪称为一位划时代的杰出人物，他率领八旗军统一了女真各部，结束了女真族“强凌弱，众暴寡”的分裂局面，促进了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及女真族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他不甘于接受腐朽明王朝的统治，挥师入辽沈，取辽西，给明朝廷以重创，建立了与中原明朝分庭抗礼的后金国，奠定了大清帝国乃至其统一全国、入主中原的基础。在这些重大政治、军事活动中，努尔哈赤对天的崇信无处不体现。努尔哈赤对天神、天命的崇信尚处于原始的自然崇拜阶段，无法提高到理论上去认识和研究。然而，正是这种原始的崇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后金国家的政治、军事、文化等重大活动产生了影响。本文就努尔哈赤崇天信天的内容、实质及影响等问题分三个方面作粗浅阐述，以期从新的角度去研究努尔哈赤及其统治。

一、统一战争中坚信“天以彼为非、以我为是”

努尔哈赤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征战，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大业，其间表现出对天的虔诚崇信，崇信天有意识、知好恶、可兆示人间的万事万物。对于统一战争的胜利，皆解释为“天以彼为非，以我为是”之故，而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用兵兴师乃“得天佑”之举。努尔哈赤对此深信不疑。

万历二十一年（1593）叶赫部纠集九部联军攻打努尔哈赤。面对强敌，努尔哈赤泰然处之，因时已夜半，竟“传语诸将，待旦日起行”，[①]对胜利充满自信。而言及这种信心时，努尔哈赤解释为：“吾若有负于叶赫，天必厌之，安得不惧？今我顺天命，安疆土，彼不我悦，纠九国之兵以戕害无咎之人，知天必不佑也”，[②]将天之护佑视为胜利之必然。努尔哈赤在起兵翦灭赫图阿拉周围诸小部落，并灭掉海西女真之乌拉部、辉发部后，将统一战争的锋芒指向叶赫部时，明朝万历帝匆忙致书阻止，努尔哈赤复信中再次用大败九部联军的胜利说明：“其来侵九部之兵，受天谴责，故我获胜尔”，[③]认为将“受天谴责”之叶赫部兴兵灭掉乃顺天意之举，故出兵叶赫部，取得了统一战争关键性胜利。

努尔哈赤笃信天对世间事物的兆示，因此，每有征战用兵，必观天象。《满文老档》中记载的每一次用兵前后，都有天象异常的记载。例如，努尔哈赤对海西四部的兼并战争即是如此。“万历三十五年（1607）九月初六日，有星线见于东方，指辉发村，七、八夜方息，此后，西方又见一星线，经月余”[④]，努尔哈赤认为这是天对出兵辉发的兆示，于是，出兵灭掉辉发国。万历四十年（1612）努尔哈赤预备出兵乌拉部，“十月初一日，汗出营祭纛，见乌拉大城北面上空有蓝白二光横贯东西，乃驻三日……”，[⑤]这次用兵大败乌拉部，乌拉贝勒布占泰逃亡。占领乌拉城后，努尔哈赤感慨道：“昔两次所现之天光，即攻取乌拉国之兆也。”[⑥]

由于对天的虔诚笃信，无论是行军途中还

是狩猎于旷野，只要见到天象异常，努尔哈赤必顶礼膜拜。出兵叶赫之战，“行至古勒之野，有红绿二光出日之两侧，相对如门，随人而动，”[7]努尔哈赤见之，匆忙“率众叩拜天光”。万历四十三年（1616）十月初五日努尔哈赤率众出猎，“卯刻，有红绿光出自日之两旁，日之对面又见蓝光……卯刻，汗率众人叩拜天光，其光乃止”。[8]这些记载的所谓天光，无非是彩虹一类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然而，当时仍偏居东北一隅的女真部族（建州女真）尚处于原始氏族制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远落后于中原明朝。落后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使得当时的女真人尚无法科学地解释这些自然现象，于是，一种原始的对天的自然崇拜便产生了并根深蒂固地存在。据载，女真族的祖先早在金代便已信天、祭天，女真族社会普遍信奉的萨满教属多神崇拜的宗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神便是天神。因此，至努尔哈赤起兵之时，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女真人信天祭天便不难理解。

统一战争中，每取得一次胜利，努尔哈赤皆称“此乃天意”，“非我强灭尔等，天与我也”[9]。《满文老档》在记述这些史事时亦称：“两大军交锋时，咸蒙天神相助，轻易挡住敌人所射之箭，或刀砍枪刺。而聪睿恭敬汗所射之箭、所刺之铠，皆能穿透，刀砍则断，是乃天助神刺也！”[10]这类记载，恰恰反映了女真社会对天的崇信，也是努尔哈赤天命思想的社会渊源。努尔哈赤所领导的统一战争在“得天佑”的旗帜下进行，客观上又强化了女真人崇天、信天的心理。

努尔哈赤崇天信天，没有一种高深的理论为依据，努尔哈赤祭天，亦缺少后嗣皇帝及以往历代皇帝的繁缛典制，由此亦可证明其崇信尚处于原始的自然崇拜阶段，这种原始崇拜往往更加虔诚，也更具号召力。

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形势对其极为不利，首先，其经济、军事实力尚不足与诸部落相抗争，明朝又任命尼堪外兰为满洲各部之主，“国人信之，皆归尼堪外兰，同族宁古塔诸子孙亦欲害太祖以归之。尼堪外兰又迫太祖往附。”[11]努尔哈赤以所继承的建州右卫都指挥使职务为资本，在如此严峻形势下图谋发展，逐渐走向强大，并最终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后金政权，其间，崇天信天一直是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的精神支柱和思想武器，也为统一战争的完成起到了某种号召作用。

二、“天之子为汗”的后金政权

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经过一系列东征西讨，终于“削平诸部”，建立了后金政权。努尔哈赤自称金国汗，建元天命。从此，努尔哈赤始自视为“承天受命”的天子，“如青天出日，众光皆敛”[12]。“天之子”对天的崇信也不仅仅在祈祷天的护佑，而将天视为无所不能之神，天可以有“天心”，知善恶，鉴曲直，辨忠奸。而“天之子”当为懂“天心”、知天意的人。当然，“天之子”——努尔哈赤也就成了天的代言人。以“汗权天授”为基础，形成了后金国家的统治秩序。

自起兵之时起，努尔哈赤便对其始祖为天神、天女所生的神话坚信并多次渲染。万历四十年（1612）面对时降时叛、出尔反尔的乌拉贝勒布占泰，努尔哈赤谴责其虐待爱新觉罗氏之女时说：“汝可举出殴击天生爱新觉罗氏人之例，百世之事或不知，十世、十五世以来之事，岂不知耶？”[13]可见，爱新觉罗氏乃天生之人，生来与众不同。就这样，又一个“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般的神话诞生了。在努尔哈赤等人的渲染下，它流传甚广，几近成为信史。

以称汗建国为标志，努尔哈赤始自视为得天命之人，在训谕中多次宣称“天命之为汗”，其汗位乃“天所予也”，并在其宫殿不远处设堂子以祭天。每当重要战事出征、凯旋以及元旦等重大节日，努尔哈赤皆率众贝勒大臣至堂子祭祀，祈求天的护佑。

早在称汗建国之前的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于众臣会议时谓众臣曰：“天命之为汗，汗命之为臣也！”[14]建国后的天命八年正月，则更具体地解释说：“天子为汗，汗子为诸贝勒大臣，诸贝勒大臣之子即为民。主之子即为奴”。[15]等级差别可谓一目了然。对于各个等级的人对于国家应奉行的准则，努尔哈赤进一步解释为“汗以天为父，敬念不忘，明修天赐基业，则汗所承基业何以废也。诸贝勒大臣以汗为父，敬念不忘，勿怀贪黩之心，勿为盗贼奸宄强暴之事，以公忠效之，则诸贝勒大臣之道何以败也。民以诸贝勒大臣为父，

敬念不忘，不起盗贼奸宄强暴之事件，不违法度，竭尽其力，则祸患何以及身也。奴以主为父，敬念不忘，不生盗贼奸宄强暴之事，谨守奴仆之分，尽心效力，则刑戮何以随身也。"[15]确立了后金国家中以天命之汗为最高等级的封建等级关系，且各等级如同父子，否则即为违反法度。国中所有人，必须待汗如父，因为汗乃天之子，"以天为父"。这样，在客观上确定了国内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地位。

同时，努尔哈赤言称要"勤修政道"，以不负天命之恩，否则"天必谴之，基业废矣"，而受汗命之诸贝勒大臣，"如不能以所委之事，竭尽忠勤"，"则汗必罪之，其身败矣"。至于"刍荛之丁，运水之妇"，也要"勿违其主，敬谨尽心尽力于所委柴薪运水之事"，[16]那么其主必不怪罪于奴。可见，建国伊始，努尔哈赤已认识到施"法政"、"仁政"的必要，只是这种"仁"与"德"是以"顺天意"为招牌提出来的，即"汗与诸贝勒乃天所授，如不修道行善，以副天意，合人心……则天必谴之，"[17]而汗与诸贝勒已"顺天意"、"合人心"时，众臣、平民就必须效忠于汗与诸贝勒。即所谓"天命之有君，君下有王，王下有都堂、总兵官"，以至最下等的厨役，"此皆天授，各有其事"，[18]皆当各司其事，在其职位上为"天命之君"尽忠尽孝，否则，即为"获罪于天"。[19]天命八年五月初三日晨，努尔哈赤面对诸贝勒大臣大言为臣之忠心，以哈达等四部为例证："哈达、叶赫、乌拉、辉发等部之众大臣，不持忠心，谗奸贪婪，故国败，彼等自身亦亡"。并发感慨说："上天注定，国各有臣，天佑忠臣。君王得福，则臣等亦将得福；天谴邪恶，君王无福，则尔等亦无福也……君毁则臣亡，君福则臣亦贵，望尔等诸大臣，当以忠心为之。"[20]努尔哈赤惟恐包括其子在内的诸贝勒大臣对其不忠，屡次令其对天发誓效忠。天命八年七月令其诸子盟誓："不思天意，则与会之诸贝勒凡心怀二志、包藏祸心者，上天鉴察，必降祸患于起事之诸贝勒。倘能信守对天之盟，仰体上天之意……则蒙上天垂佑，世代得享太平之乐也"。[21]诸贝勒大臣对努尔哈赤的忠心是在"顺天意"、"得天心"，以受"上天鉴察"的形式出现的。

努尔哈赤对天有着原始的虔诚的崇信，至建立国家之时，这种思想便在政权中体现出来。因此，努尔哈赤宣扬"汗权天授"，天意在爱新觉罗。国中诸贝勒大臣乃至"刍荛之丁，运水之妇"皆当对汗尽忠尽孝，"天命之汗"为不负天恩当"勤修政道"，以确保其"基业不废"。努尔哈赤原有对天的崇信，又注入了汉族地主阶级的儒学思想，并以此为思想基础确立了后金汗的统治。就崇信而言，则少了些虔诚，更多了些统治者为确保其统治的功利性。

三、以"天佑后金"为号召与明争天下

努尔哈赤称汗建国，表明其"先天之志"，即欲与明王朝争天下。这时，努尔哈赤为首的统治者面临的不仅仅是在军事上与明军厮杀争夺领土，经济上养精蓄锐试图与明朝较量，在思想上和心理上，他必须为后金国家存在的合理性提出充分的理论根据，使得众人能够接受。是时明朝已经统治中国数百年，所有人，包括后金国家的文臣武将尤其是明朝降官都视明王朝为合法政权，因此，努尔哈赤在训谕中多次强调："尔等勿存'明国长久，我存一时'之念"。[22]若干年后，当清以一个新生的政权和民族入主中原时，仍为大多数人无法接受，由此亦可想象当时的情景。因此，在思想上使众人接受后金国家的存在及努尔哈赤的统治便显得尤其重要。努尔哈赤在崇天信天的前提下，对其提出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在对诸贝勒大臣的训谕中，努尔哈赤多次提及历史上金国开国之君阿骨打大败辽天祚帝，擒宋徽、钦二帝，元朝奠基人铁木真征讨中原、大败金帝并取而代之建一代王朝之例，[23]说明其自身政权存在的合理性。总结这种现象时，努尔哈赤称"自古国家之兴衰，皆天理之循环"，[24]又列举出成汤兴起取代为恶无道的夏桀帝，周文王兴兵灭荒淫无道的商纣王、汉高祖于泗上亭长起兵声讨秦始皇等等，称此"以大为小，以小为大，乃自古循环之例矣。"[25]"今万历帝荒淫无道者，干预边外他国之事，"已"遭天谴"，而努尔哈赤"蒙天眷佑"，必将灭掉明朝，取得明王朝的基业。这是由于"天谴恶逆，其业必败，天佑忠义，其业必胜，并使之为汗"，[26]此即"谋事者人，成

事者天"[3]之故。

努尔哈赤称明朝为"不观天象之人"，故必然遭天谴而灭亡。而且，天已兆示着明朝的灭亡，即"北京城内流血三次，又各衙门之大树被风连根拔起，石牌楼折断"，努尔哈赤称这些为"天示之异兆，孰能避之，乃天意也"[4]。以天兆示着明朝的灭亡说明后金存在并最终取代明王朝的合理性。

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新兴奴隶主阶级所领导的八旗军在与腐朽的明政权军队交锋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努尔哈赤以天命来解释这一切。后金取得萨尔浒大战胜利后，努尔哈赤在与朝鲜国王的信中，声称自己本无与明结怨之意，是明朝"背天意"兴兵，"若向来有意与大国结怨，天必鉴之，天何以我为是耶"，而论及明朝全军覆灭的事实，"明万历帝若无过，其二十七万大兵何以亡"，[30]而此即违背天意、不观天象之过，遂遭天谴，于是"天佑后金"而取得胜利。此后，后金乘萨尔浒大战余威，连下抚顺、开原、铁岭诸城，取得了对明战争战略性胜利，而努尔哈赤认为，此皆因为"上天以明为非，以我为是"之故，所以"以万历帝河东之地畀我"。[31]

努尔哈赤崇天信天，所以他认为天乃国家存亡的根本所在，即"天地之间，何国不有，皆天地之命而建立之"，[32]因为天意在后金，"天佑后金"，所以后金才会取得对明战争的胜利，"天佑后金"也成为努尔哈赤与明争天下的号召。

综上所述，努尔哈赤是个天命论者，他的天命思想一方面来源于女真族原始宗教——萨满教对天神的崇信，同时也吸收了汉族地主阶级的儒学思想。努尔哈赤对天神的崇信，在其所领导的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在客观上起到了号召和凝聚作用。在对明朝战争及与明朝争夺合法的统治地位时，努尔哈赤有意识渲染了天对国家存在的作用，对后金的护佑，以期起到号召作用。在确立国家统治秩序过程中，"天命之为君，君命之为臣"成为努尔哈赤政权的思想基础。在后金政权建立前后，崇天信天一直是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新兴奴隶主阶级一切政治、军事、文化等活动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武器，也是努尔哈赤及其政权的精神支柱。

---

①②《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

③⑦《满文老档》第三册　癸丑年至甲寅年　页26（第一历史档案馆与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译注本，下同）。

④《满文老档》第一册，丁未年至庚戌年，页5。

⑤⑥《满文老档》第二册，辛亥年至癸丑年，页16～18。

⑧《满文老档》乙卯年，页32。

⑨《满文老档》乙丑年，页37。

⑩《满文老档》乙丑年，页40。

⑪蒋氏《东华录》卷一。

⑫《满文老档》天命八年五月，页490。

⑬《满文老档》辛亥年至癸丑年，页14。

⑭《满文老档》乙卯年，页39。

⑮⑯《满文老档》天命八年正月，页404。

⑰⑱《满文老档》天命八年正月，页404～405。

⑲⑳《满文老档》天命七年正月，页302～303。

㉑《满文老档》天命八年五月，页476～478。

㉒《满文老档》天命八年七月，页535～536。

㉓㉙《满文老档》天命七年三月，页370。

㉔《满文老档》天命五年四月至六月，页145。

㉕㉜《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三。

㉖《满文老档》天命七年四月至六月，页377－378。

㉗《满文老档》天命十一年六月，页700。

㉘《满文老档》天命十一年三月，页693。

㉚㉛《满文老档》天命六年十二月，页278。

（作者陆海英：沈阳故宫博物院馆员；邮编 110011）